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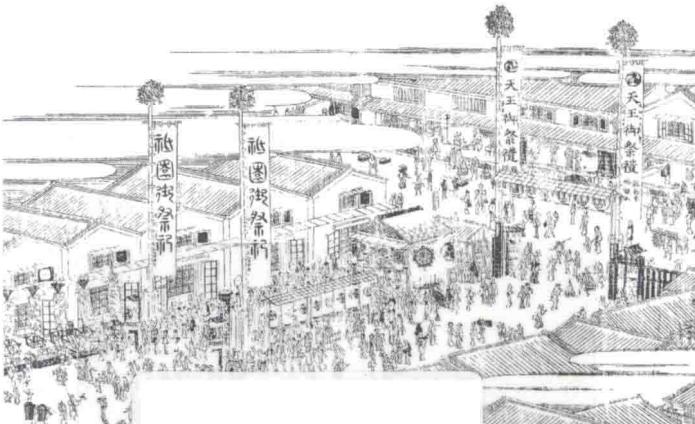


阅读日本
书系

江户时代的风俗与生活

江戸っ子歳事記

铃木理生\著 何慈毅 张俊跃 王燕\译



毎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日本
书系

江户时代的风俗与生活

江戸の子歳事記

铃木理生\著 何慈毅 张俊跃 王燕\译

毎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户时代的风俗与生活 / (日) 铃木理生著; 何慈毅, 张俊跃, 王燕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2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 - 7 - 305 - 12561 - 4

I. ①江… II. ①铃… ②何… ③张… ④王… III.
①风俗习惯史—日本—江户时代 IV. ①K893.13

“EDOKKO SAIJIKI” by Masao Suzuki

Copyright © Masao Suzuki,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Sanseido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seido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12 - 583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名 江户时代的风俗与生活
著者 [日] 铃木理生
译者 何慈毅 张俊跃 王燕
责任编辑 田雁 编辑热线 025 - 83596027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1.5 字数 202 千
版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561 - 4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员：

潘振平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路英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 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考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 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 教授	日中关系
苅部 直 (委员)	东京大学 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 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财政学
上田 信 (委员)	立教大学 教授	环境史
田南 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 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 中忱 (委员)	清华大学 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 智立 (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 以量 (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 铁军 (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 雁 (委员)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日本文化

目 录

第一章 新年 / 1

元旦进香 / 1

三穗崎回顾录 / 2

门松 / 4

初梦 / 5

年号的由来 / 8

死婴地藏 / 10

乱葬岗 / 11

街区架构 / 13

正月冰封 / 16

第二章 春 / 18

年内立春 / 18

情人节 / 20

春雪 / 22

江戸櫻 / 25

樱花三态 / 31

春木座 / 35

建都三十周年庆祝会 / 36

月番制 / 38

穿羽织 / 40

染坊 / 42

- 手艺人 / 44
- 街头示众 / 47
- 绸缎日 / 49
- 云游之寺 / 53
- 关于“御”字 / 58

第三章 夏 / 60

- 女性的称呼 / 60
- 唐狮子牡丹 / 62
- 鲤鱼初上市 / 63
- 姥櫻 / 67
- 鲜鱼街道 / 69
- 天下祭和町神轿 / 71
- 日本桥的祇园 / 75
- 神轿和彩车 / 78
- 天神和日本桥 / 81
- 械斗之今昔 / 82
- 铃铛草 / 85
- 纳凉 / 86
- 夏越祓禊 / 90
- 江户雷雨、明治雷雨 / 92
- 水练所 / 95
- 牛奶 / 97
- 孝行糖 / 99
- 盐的故事 / 101
- 《上水记》 / 104
- 关于下水道 / 106
- 纸和海苔 / 108
- 关于时间 / 111

第四章 秋 / 114

- 文月 / 114
- 秋天的节日——七夕 / 116

- 朝颜 / 119
放烟花 / 122
迎魂者 / 125
阎罗王 / 127
大众浴池 / 129
和服衬领 / 132
道灌祭 / 134
江户与海盗 / 136
年中年末结算 / 138
赏月三题 / 140
灰神乐 / 143
运粮河岸的故事 / 144
陈米 / 145
马和牛 / 147
傍水的风景 / 150
鲑鱼的故事 / 151
重阳节 / 152
金座与银座 / 154
日本桥购物指引 / 156
寄存费 / 159
钱币兑换行情 / 162
蹚着红叶进深山 / 165
银杏叶飞舞 / 167
农历十月神无月 / 168
浅渍市与野鸭 / 171

第五章 冬 / 175

- 法会 / 175
乔迁酒 / 177
白浪物 / 179
萝卜与农民 / 181
兔子 / 183

- 梳头逸事 / 184
御神火 / 187
御防讲 / 189
染坊的旺季 / 191
盐町物 / 195
句合比赛 / 198
望山 / 199
大雪 / 203
宽松的政治 / 205
“要死了！” / 207
老江户的腊月 / 209
后记 / 215

第一章 新年

元旦进香

每当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神社寺院就热闹起来了。艰难时刻祈求神灵的护佑，这也是人之常情。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来神社的既有放十日元硬币略表寸心的穷人，也有许多供奉硕大辟邪箭和举行盛大护摩仪式祈求好运和安全的香客。这种香钱捐得越多就有灵验的招数，在远古以前就已经有了。即便是在讲究科学，提倡合理主义万能的今天，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也得豁出去破费一下，这种心态似乎很难打消。

说很难打消却偏偏要说成被“打消了”，这就是伊势神社的参拜。这种被称作“消灾参拜”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新年时节的年初参拜，而这种“人为神罚”的招数也确有其实际绩效。《太平乐皇国性质》(松亭金水著、1835年刊)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川柳点柳樽说，外出旅行家中没人的时候就需要请护摩符的灰。又说，记住佛菩萨不令因为知道你外出不在家而谢你的。换而言之，实际上就是帮你打消隐患。中产阶级以上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中产阶级以下阶层的妇女们很少有人会在丈夫外出的时候谨言慎行，并保持忠贞等待丈夫回来的。更有甚者，还有人会嘲笑谨言慎行的妇女，说她们无所事事，

不过是一只自高自大的猴子而已。(中略)她们认为出嫁就好比是外出游玩,此处不好玩了就到别处去,心无定所。即便从事二夫、三夫,也丝毫不觉得羞耻。(中略)因此,中产阶级以下的妇女鲜有贞节,多为淫妇。

以上是对当时的日本国内中产阶级以下妇女形象的描述。正如俗话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也不是妇女单方面就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另一方的存在是不可能进行的。而书中对另一方却丝毫没有提及。这就是《太平乐皇国性质》的基本论调。

三穗崎回顾录

那么“中产阶级以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与今天日本所谓一亿国民皆中流的情况不同,一般认为,在天保六年(1835年)当时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中,又各自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详情我们暂且不提了,先来介绍一下新吉原^①江户町一丁目松叶屋旗下三穗崎花魁在正月元旦的生活场景吧。

晚上就开始做准备了,到凌晨4点左右才稍事休息。随后,主人就来了,“快起来,要弄杂煮饼吃了!”主人来到二楼喊着转了一圈,但没有一个人起床。

年长的男人最先沐浴,然后其他男人们也进入了澡堂。男子和老板娘背对背坐着拜年神。艺妓们揉着眼睛也起身了,一起进入了澡堂。梳头发的大嫂进入梳妆房把孩子叫醒,孩子随后来到澡堂梳头,还要做发髻,是奴岛田式样的发髻。这时,艺妓们拿着一支蜡烛、一盒头油递给孩子。

不一会儿,主人又来巡视,大家从内屋到后院排成了一队,然后就“快,快!”催促大家吃煮饼。所谓“杂煮饼”就是在酱汤里放入年糕、菜、芋头、萝卜等。在盘子里放两条沙丁鱼干、两根大葱,盖子里再放些干青鱼子、腌牛蒡、豆子等。还有

① 吉原是德川时期江户(东京)东面一个妓馆区。译者注

一个小小的供品，一个小小的达摩像，以及用泥做的大黑财神爷。

接着，该梳发髻的还在梳发髻，该睡觉的又去睡觉了。只有小孩子们在玩耍。中午时分，那位主事又来了，催大家吃年节菜，嘴里还叫喊着：“快！快！已经迟了。”在吃年节菜的时候要把发髻做成兵库地方的式样，还要插上象牙镶金的梳簪子（这个象牙梳簪子上镶的金有一两三分重，平时不用的时候便放进当铺，花二株银就可以拿来用一下了）。

盛放年节菜漆碗的漆味很重，扁平的大碗里盛着酱汤、鲸鱼肉和萝卜，还有劈开晒干的章鱼和牛蒡、胡萝卜、芋头等。醋拌菜是萝卜、胡萝卜和沙丁鱼干。酱菜放在盆子里端出来。年节菜弄好以后艺妓们又都进屋去了。从领班的开始，按顺序将陶碗交给老板娘，然后就着干鱿鱼开始进餐。老板娘随后宣布谁谁谁干活勤快，接待客人很用心，所提拔她为头牌艺妓。完了众人退下。元旦之夜，屋子里热闹非凡。

这段有关吉原松叶屋元旦情景的记录，是蜀山人南畠先生所著《松楼私语》中的一段，那部书是南畠先生根据其小妾阿贱的回忆写成的。阿贱曾在松叶屋工作过，做过花魁。后从良跟了南畠先生。在江户文化史上，南畠先生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我想无人会提出异议吧。不过，朝廷的下臣大田直次郎却认为，根据武士的序位而言，将南畠定位在“中产以下”的最下层比较妥当。

但是现实生活中，在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看来，可以说南畠生活条件应该属于“中产以上”。按照今天我们的感觉，这位南畠先生竟然恬不知耻地与妻妾同居了有八年之久。他就是在这一时期将当时“民俗”的那些素材归纳成书的。

这在当时，无论是在武士阶层还是在城镇商人看来，都是极为普通不过的事情，并非因为南畠先生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习俗就是如此这般。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在松叶屋除了让年长男人最先沐浴之外，还有其他种种新奇的“民俗”。一般社会上认为每天梳头做发髻是奢侈的一个代名词，而从上述记录来看，在吉原早上吃杂煮和中午

吃年节菜的时候还要改变发髻造型。屠苏酒也不是在吃完年节菜以后喝的，而是在老板娘对大家的工作做点评和鼓励的时候喝的。

门松

这应该说是旧闻了。大约是在三十几年前，东京都市中心的某位颇有势力的街道会会长因为与上层外围团体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有联系，另外还因听到有关地球上绿色地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的报道有感，便立刻决定要推行合理化和节省资源运动，首先计划要废止街道内的门松装饰。并推出了写有“谨贺新年”四个大字并配有松竹梅图画的广告画取而代之。在其领导的街道内自然会四处张贴，同时还打算要散发到街道联合会属下的所有街道。正当此时，一位相识的某“组”头目要求和他“见面”。他见面以后一问对方有何贵干，其实那人是来跟他谈判的。这位身穿皮大衣、带着三四名随从的头目非常有礼貌地跟他说道：“我很理解您要废止门松的想法。不过我们弟兄们生计您是否有什么考虑啊？”

不愧是保持了江户古老特色的街道的会长，一点就通。听这一问，他马上低头道歉到说：“不好意思，是我欠考虑了。”于是“谈判”成功了。

如果要对这件事情再作一些说明的话，那就是因为岁末的门松、夏天的天下祭活动时满街挂的灯笼、花饰等都是那位街道内某“组”头目负责的。门松从岁末二十五日一直装饰到二十八日。根据店门口货架的宽度、行业种类等，所有一切都是按照那位头目的旨意行事。材料费、安装费，包括六个晚间的收拾整理费用在内的喜钱小费等，就是相当于干活工人们的奖金，就是“组”的“收入”。

要说家中的装饰也是各式各样的。有镜饼，还有挂在商店门口或挂在玄关上的玉挂坠，光是挂在屋门前的稻草绳就有好几种，而且还有粗细之分。这些就不是按照头目的意见办了，而是根据各家通过“组”订购的货物进行装饰的，这部分将占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

凡是不去麻烦某“组”头目，而是自己进行装饰的人家，其材料也是到街道上临时搭建的年货摊上去买来装饰的。以前，松枝和

竹枝的大部分一定都是从千叶和茨城运来的，稻草绳是从小松川来的，而现今还是不说为妙，据说都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弄来的。也就是说，将这种与每年例行的节庆密切相连的经济关系一举打破的，正是写着“谨贺新年”的广告画所代表的合理主义。

在一切事情都在街道内解决的那个年代，消防和防偷盗都由街道负责，中元节和岁末的准备当然也是由街道负责，这是经明治、大正，一直延续到昭和四十年代的合理主义。而现在距离前面提到的街道会长低头说“欠考虑”的年代也都过去了三十多年了。

星换斗移，稻草绳维系的共同体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由称之为社区来进行维持。虽然松枝的绿色未变，但迎接神灵的标识如今已改成美术作品的旗杆了。即便有人愤愤不平地说：“没有了喜钱小费，不卖贵一点就活不下去啊。”但现实是，搞活市中心街道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今后使用铁皮百叶拉门的店铺将会有增无减。

但是与之并行的还有进一步大张旗鼓地推行减少农地发展城镇建设的政策。其结果是田园遭到了破坏，日本的农村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同时江户时代以来的街道和弥生时代以来的稻田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近年来在过年时我们所看到的风景。

初梦

据说以前正月里做的最理想的梦就是“一是富士，二是鹰，三是茄子”。这种说法的由来虽然众说纷纭，有诸多版本，但认为是按照德川家康所喜欢的东西排列的这种说法似乎已成为定论。然而，你不可能一次做三个梦吧，因此你只要梦见到其中一样东西就已经算是非常的吉祥如意了。

江户时代的情况我们暂且不说，即便是在昭和头九年里，人们的过年活动中还有将“宝船”图片放在枕头底下的习惯。在正月第一天，也就是元日当天夜里，有心人会在夜晚睡觉前把从“宝船店”买回来的“宝船”印刷品摆在枕头底下，期待着晚上能梦见吉祥如意的初梦。所谓“宝船”印刷画也就是在粗糙的纸张上画了几笔而已。

直到今天，当我们做到噩梦时常常会说：“什么呀，梦都是反梦。”不是好梦就把它喂貘了，而做到好梦就认为是好事情。这种合理主义倒也是生活中的一种调剂。

说到梦，就想起在始于江户的河东节的游行队伍中有扮作“邯郸”的。起源于从中国传来的一个梦的故事，在当时就已成为江户人的普通常识。说的是有位名叫卢生的书生为进京赶考，途中经过一个叫做邯郸的地方，在客栈的茶店等待小米饭煮熟时候打了一会儿盹。

这就是所谓的“一枕黄粱”的故事，说的就是卢生在熟睡中被店家唤醒起身吃小米饭。就在他打盹期间，卢生在梦中功成名就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一觉醒来，一切如故。结果有两个：一是他豁然开悟，明白到人生的虚幻；另一是他就这样回到了故乡。在河东节最后的游行途中有这样一段歌词：“非常感谢在邯郸的这一场梦，让我开悟，如愿以偿，回到故里。”

歌谣中虽然是以“一枕黄粱”的无常为主题，但同样在川柳诗^①中却写成了如下这样一幅景象：

黄粱成熟时，又为羁旅客。（其一）

卢生睡梦中，饭勺点其醒。（其二）

卢生入梦去，何事谁人知？（其三）

这一故事影响之广泛，自江户时代起，东京在每年的正月九日都要进行年初第一次消防演习，各消防保存会都会表演爬梯子等绝活，而且当爬到梯子的最顶头一定会大喊一声“嗨！邯郸梦枕。”然后在上面做出熟睡的样子。

下面我们再回到“宝船”这个话题。有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在意正月第一个梦并为此要准备宝船呢？我想是因为人们期盼有始有终地完成“姬始”^②这个节日活动，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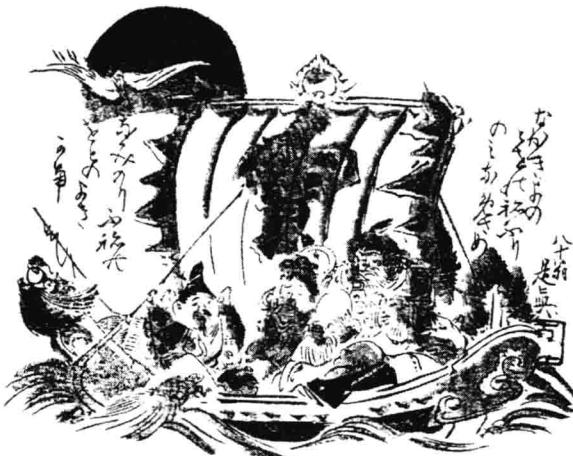
① 日本民间一种模仿俳句格式的打油诗。

② 日历用语，指正月初二那一天。在日本自古有很多说法，主要有：正月里吃第一锅饭的日子，第一次骑马的日子，女眷第一次洗衣物的日子。译者注

无论是农家还是商家，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都在忙于做一年两次的账目结算。而不开店的人家也要大扫除、掸尘、重新拾掇格子门、准备年节菜等，家庭主妇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本来大年夜过后的凌晨是新年年头，但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干活，所以也就顾不上“姬始”活动了。有川柳诗为证：

鼻鼾三两声，权当贺岁词。（其一）

元日心忧惊，不敢开户门。（其二）



柴田是真《八十翁是真宝船》(摘自《日本桥》平成九年一月号)

宝船图是柴田是真^①的画。一般还有七福神乘坐在船上，但是这幅画里面从左往右依次为财神、辩才神、福禄寿和毗沙门天王，只画了四位福神。船帆上面有鹤的装饰，船头是龟的装饰，满载着各种宝物。船的右端写了“八十翁是真”，然后是一首和歌，意思是：乘风破浪橹声脆，唤醒众人长夜梦。这首和歌用的是回文诗的形式，用日语读的话，正反字音都一样。歌词是要祈求做一个初春

① 柴田是真(1807—1891年)：江户至明治时代的著名画家。浅草寺本堂中的大马绘就是其手笔。

的好梦。

有的宝船图只画桨和橹，寓意是：万舟千帆宝船来，谷物钱财装满仓。

年号的由来

这还是要从古文书开始被电子化的事情说起。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自认为而大家也公认的纯江户人打来的，暂且把这位先生尊称隐去而称其假名垣古丸先生吧。他照例用一副公鸭嗓做完了一番训示后，激励我要继续努力。然后换了一幅嗓音对我说：“那场衣袖大火的明历两字怎么念？”我假装糊涂地反问他：“您说的是不是那次回向院的和尚烧衣袖所引起的明历大火吗？”他回答说是的。

这位博览群书的古丸先生如此郑重其事地来问我，那一定是有其原因的。在我脑子的某个角落突然闪过比叡山延历寺的历(ryaku)字，心想，要是草率回答的话一定会被他抓住把柄，那可就受不了，因此还是先问一下原由的好。结果他说为了要把年号、书名和人名等输入电脑正在做核对工作，但是在国书总目录里都找不到。“明历”两字有很多读法，如“meireki”“meiryaku”“myoureki”“myouraku”等等。虽然有吴音、唐音等规定，但实际上应该怎么念，核实起来很困难。原来如此。我意识到古丸先生所提出的发音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

总之，除了收集与那年号同时代的读音事例之外就别无他法了。所幸有山田孝雄先生的大作《年号读法考证稿》。我就根据这部大作来介绍一下年号的读音方法吧。这或许有欠斟酌之嫌。

在这部书里有关“明历”年号的读法包括坎普贝尔^①的注音在内一共有八例，一例为 myouryaku，四例为 meiryaku，两例为 meireki，还有一例是 meiruku。两例 meireki 是来自明治时代出版的刊物，也就是说在明治以后 meiryaku 变成了 meireki。同样，宝

^① 坎普贝尔(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年)：德国人，医生，著有《日本志》。